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5 May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7年5月9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此转递安全理事会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八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255(2015)号决议附件(a)段的规定，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2017 年 5 月 5 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给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 2255(2015)号决议附件第(a)段。在该段中，安全理事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两份综合、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各会员国执行本决议第 1 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更好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我根据上述要求向你转交监测组的第八次综合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的原文是英文。

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255 (2015) 号决议提交的第八次报告

摘要

本报告提供最新资料,介绍监测组第七次报告(S/2016/842)于 2016 年 10 月发布以来阿富汗的局势。自 2016 年 5 月 25 日选定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未列名)为塔利班新领导人以来(同上,第 1 段),该运动的高层领导继续卷入关于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是否有能力在军事上领导该运动的讨论,以及有关曾经由曼苏尔毛拉(列名为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沙阿·穆罕默德(TAi.011))控制的资产的争端。不过,这些讨论并没有削弱塔利班作为一个整体在阿富汗境内发动暴力袭击的能力。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都预期阿富汗将有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战斗季节,塔利班可能威胁到该国北部和南部的几个省会城市。与往年相比,塔利班尽管在 2016 年的战斗季节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其战斗力并没有减弱,对话者预期塔利班将能够在阿富汗境内投入大批战斗人员。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对该区域增加对塔利班的支持表示关切。

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及基地组织下属团体的关系仍然很有力。以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开展行动的基地组织下属团体的许多战斗人员已经编入塔利班,导致塔利班的军事能力明显增加。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指出,由于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以及该国鸦片生产所产生的利润明显增加,塔利班来自于麻醉品贸易的收入在 2016 年期间有所增加。塔利班的非法采矿活动和有计划的勒索活动继续进行,这增加了塔利班的收入。

自从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于 2017 年 2 月 3 日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删除以后,希克马蒂亚尔于 2017 年 4 月底返回阿富汗。然而,尽管该区域和国际社会做出了一些努力,塔利班仍然保持沉默,目前没有表现出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的意愿。

2016 年期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QDe.115)(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失去了阿富汗境内、特别是楠格哈尔省的大片领土。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指出,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得到定期的财政支持,目前看起来装备齐全,经费充足。尽管阿富汗和国际部队对该团体施加了相当大的军事压力,并且该团体的大多数战斗人员集中在该国东部,但伊黎伊斯兰国依然能够在喀布尔市发动高调的袭击行动。看起来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进入该国的大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在阿富汗境内开展行动。监测组的对话者没有报告有大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已经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或伊拉克返回。

目录

	页次
一. 塔利班的现状	5
A. 塔利班领导层的现状	5
B. 对 2017 年战斗季节的预期	6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7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及其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8
二. 和解	10
A.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伊斯兰党	10
B. 塔利班	11
三. 阿富汗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1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3
五. 制裁执行情况	14
A. 旅行禁令	14
B. 资产冻结	15
C. 武器禁运	15
六. 监测组的工作	16
A. 与会员国以及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16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17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17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17
E. 促进公开辩论	18

一. 塔利班的现状

A. 塔利班领导层的现状

1. 监测组的几个对话者报告说，塔利班高层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意见分歧，这代表了剩余的亲曼苏尔毛拉和亲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两个派系之间的摩擦。意见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是否有能力在军事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以及关于资金分配、特别是以前由曼苏尔毛拉控制的资金的分配问题。其他对话者解释说，塔利班领导层忠于海巴图拉·阿洪扎达、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TAi.144)和 Abdul Qayyum Zakir(也被称为 Zakir Qayum 毛拉，未列名)的人员之间出现了分裂。监测组的对话者称，这些分裂也是部族性质的，Noorzai 部落据报已经占据了許多战地指挥官职位，以便加强该部落在塔利班运动中的地位，这据报会损害 Ishakzai 部落的利益。

2. 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指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被选为该运动领导人的方式，仍在塔利班领导层内引起讨论。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说，在他被塔利班领导层内的一些权力掮客选中时已经商定，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在晚些时候由更广泛的塔利班协商委员会予以确认。但这样一个协商委员会尚未召集起来，这一情况就使得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巩固自己地位的企图更加复杂化。此外，一些塔利班指挥官继续抱怨说，海巴图拉·阿洪扎达的军事领导技能很弱。

3. 不过，领导层内的这些争端似乎并没有削弱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监测组的对话者们概要指出，塔利班领导层一直由不同的派别主宰，整个运动的内部凝聚力比从外部可能看到的要弱。然而，一个会员国强调，尽管有这些争端，该运动在过去两年里经受了两名领导人、即奥马尔毛拉¹和曼苏尔毛拉死亡的考验，因此显示出了一定的适应能力。另外，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 作为塔利班“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在领导层内保持有强有力的地位，对该团体的整体军事行动产生影响。监测组的几个对话者还强调指出，2016 年期间，赫尔曼德的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南(也称为“马南毛拉”，未列名)和昆都士的萨拉姆毛拉²等指挥官仍同时在各国的北部和南部协调了大规模袭击事件，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影响，对阿富汗和国际部队施加压力。

4. 虽然 Sirajuddin Jallaloudine Haqqani 在塔利班领导层内占据有影响力的职位，但监测组的对话者们概要指出，哈卡尼网络(TAe.012)继续将其行动限制 Maidan、Wardak、Logar、Paktia、Khost 和 Paktika 省等“传统”地区。因此，会员国当局强调，将其定性为整个塔利班的“哈卡尼化”目前将是夸大其辞。

¹ 以 Mohammed Omar Ghulam Nabi (TAi.004)列名。

² 2017 年 2 月 27 日，塔利班报告萨拉姆毛拉于 2 月 26 日在昆都士省 Dasht-i-Archi 区的一次空袭中死亡。见“伊斯兰酋长国关于 Al-Haj Mullah Abdul Salam Akhund 殉难的声明”，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在塔利班网站上公布。

B. 对 2017 年战斗季节的预期

5. 2017 年 4 月 28 日，塔利班正式宣布新的战斗季节开始，并将其命名为“曼苏尔行动”，以纪念已故的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毛拉。³ 所有阿富汗和国际对话者向监测组报告说，他们预期 2017 年对在阿富汗境内开展行动的阿富汗和国际安全部队来说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战斗季节。阿富汗安全部门和政府对话者预期 2017 年的战斗将很艰难，塔利班将设法占领领土并控制省会城市。塔利班部队据报正在获得比以往更好的装备和支援，其中包括夜视装备和狙击步枪正在持续流入阿富汗南部各省，以支援塔利班的行动。监测组接到报告称，塔利班可能拥有少量的“吹管”地对空导弹，只是在行动中还没有看到。预期省会城市将可能再次遭到塔利班部队的攻击；不过，会员国评估认为，塔利班无力持续地占据城市。

6. 根据阿富汗和国际对话者向监测组提供的资料，塔利班已详细计划了 2017 年战斗季节的总体行动。除其他外，阿富汗官员还报告说，塔利班领导层在冬季举行了几次会议，包括为期 15 天的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领导层任命了 33 名新的“主管”。虽然在战斗季节之前召开的这些会议并不少见，但这些会议比以往开始得更早。这可能表明就战斗季节的整体战略做了详细准备。

7. 自 2016 年 10 月监测组第七次报告(见 S/2016/842，第 30 段)以来，塔利班的实力并没有削弱。监测组的不同会员国对话者对塔利班人数的估计差异很大，从 25 000 一直到 88 000 人的上限估计数不等。这些数字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由于监测组的相应对话者计算战斗人员和协助者的方式不同，以及其中是否包括了在阿富汗境内开展行动的其他叛乱团体的战斗人员。此外，战斗过程中领土控制方面的持续起伏和转手，使得对总体人数做出可靠的估计具有挑战性。一些会员国还强调指出，许多塔利班战斗人员同时也是麻醉品生意中的农民，仅在种植和收获季节之间才作为塔利班战斗力量出现。无论如何，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都强调，塔利班在战斗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看起来缺乏战斗人员、资金、武器或弹药。

8. 阿富汗对话者还向监测组报告说，有更多塔利班战斗人员已经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进入阿富汗南部，据称混迹于最近的难民潮中，以便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阿富汗当局还表示，他们的情报显示出，塔利班正在集中努力，为 2017 年战斗季节招募到更多新战斗人员。这些对话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塔利班继续受益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的安全庇护所，这使他们的战斗人员能够休养和休整。几个会员国向监测组强调指出，2016 年期间，奎达协商委员会中一些成员考虑迁往赫尔曼德省，以便发出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即塔利班已经真正返回阿富汗。监测组的这些对话者称，少数塔利班领导人已经这样做了，其中包括塔利班赫尔曼德省的“影子省长”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南(也称为马南毛拉，未列名)。阿富汗当局称，塔利班战斗人员在冬季一直保持对阿富汗部队的压力，并没有像往年那样退出边界。

³ “伊斯兰酋长国关于春季攻势‘曼苏尔行动’开始的声明”，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在塔利班网站上公布。

9. 一些会员国称，塔利班再次确定了在 2017 年夺取并占据一个省会城市的关键目标。2016 年夏天，该运动试图在下列地区实现这个目标：在昆都士省的昆都士市尝试了三次，在赫尔曼德省的拉什卡尔加尝试了两次，在乌鲁兹甘省的蒂林科特尝试了两次，在法拉省的法拉市尝试了一次。因此，在 2016 年期间，阿富汗部队八次受到严重挑战。阿富汗军队每次都在国际部队的支持下保住了控制权。阿富汗当局向监测组强调指出，2016 年 10 月，四个省会城市同时遭到袭击。这些袭击被击退，但是塔利班最终设法进入了昆都士，他们的战斗人员渗透进入该市并从内部发动袭击。的确，他们在区行政中心挂起了他们的旗帜。然后，阿富汗部队在接下来的 12 天里忙着清理该中心。阿富汗部队的能力得益于阿富汗空军的积极发展态势。阿富汗空军于 2016 年 4 月开始执行任务，到 2017 年 2 月，阿富汗对话者报告已经进行了 140 次空袭，这大大协助了地面部队。

10. 阿富汗对话者报告称，2016 年期间，塔利班仅仅在赫尔曼德省的六个区，就在九个区行政中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另外还有 38 个区处于高度威胁。对话者报告称，目前在坎大哈省，13 个省级区中就有 11 个被认为处于“高度威胁”之下，这个类别表示政府的控制仅限于区行政中心。几个对话者指出，塔利班控制着全国约 30% 的地方。塔利班还在继续实施控制道路的战略，特别是通过投递夜间信件和打电话给警卫哨所的战术，警告他们即将发生的袭击，向居民提供要么逃离到其他地方谋生存，要么面临大批袭击者的选择。

11. 监测组在以前的报告中经常强调指出对塔利班的区域支持的指控。不过，近几个月来，阿富汗的对话者向监测组报告说，塔利班从阿富汗的邻国和广大区域的其他会员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支持，看起来是为了支持塔利班与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不过，关于这类支持所涉及的问题的具体详细资料仍然非常有限。一个会员国报告说，最近在阿富汗北部拦截了前往塔利班的武器和弹药。这个会员国称，这些武器和弹药是越过边境走私进入阿富汗的。该会员国报告说，这些武器上没有标明来源。阿富汗官员通知监测组，正在通过双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出这些问题。

12. 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强调，安理会严重关切非法交易武器和相关材料和贩运武器，以及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流入阿富汗，并强调必须加强对非法转让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控制。

13. 因此，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鼓励那些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根据本国法律和法规进一步发展本国执行制裁的机制，包括实施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14. 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说，塔利班为在阿富汗境内开展行动的所有外国恐怖主义团体(伊黎伊斯兰国除外)提供了一个保护伞。根据这些阿富汗官员的评估结果，塔利班运动积极与基地组织(QDe.004)、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未列名)、哈卡尼网络(Tae. 012)、拉什卡-塔伊巴组织(QDe.118)、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QDe.010)⁴ 和其他团体合作。他们把这一保护伞描述为，塔利班为这些团体在阿富汗境内他们拥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领土上开展行动提供空间和保护。监测组的对话者解释说，作为交换，这些团体回报塔利班的方式是为其提供具体领域、特别是军事能力方面的专门知识。此外，这种合作保证上述各团体将继续忠于塔利班，不同伊黎伊斯兰国建立联盟。

15. 监测组接到报告称，巴基斯坦军方在瓦齐里斯坦地区发起“Zarb-e-Azb”行动之后，塔利班帮助基地组织相关团体的战斗人员安全进入阿富汗。阿富汗和国际官员强调，隶属于一些基地组织相关团体的战斗人员已逃离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并加入了塔利班的战斗部队。不过，一个会员国发表评论认为，基地位于阿富汗的拉什卡-塔伊巴组织的成员即使在支持塔利班的战斗中，也保留了明显不同的特征和目标。这些战斗人员带来的军事和作战专长被认为对塔利班有重大补益，也是塔利班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战斗季节期间军事能力增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国战斗人员在复杂的战场技术、包括在设计和建造简易爆炸装置及狙击手的能力方面，都表现出了比塔利班更多的专长。

16. 阿富汗官员和几个会员国称，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依然很强，基地组织的特工人员特别被用于发挥协助和指导作用。几个会员国评估认为，发挥指导、咨询和协调作用的基地组织成员人数很少，阿富汗官员估计这个人数在 100 到 120 人之间。基地组织相关团体在阿富汗各地开展行动。在阿富汗南部，阿富汗对话者报告称，拉什卡-塔伊巴组织已经增加在坎大哈和赫尔曼德两个省的存在，而在阿富汗东部，包括楠格哈尔和库纳尔两个省，以及扎布尔，据报也有基地组织相关团体的大批成员。

17.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作为一个单独的团体，在阿富汗南部仍然可以看到，但人数非常有限。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估计，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有大约 200 名战斗人员，他们在该国南部担任塔利班的顾问和教官。与基地组织核心有关的个人活跃在帕克蒂卡、帕克蒂亚、霍斯特、库纳尔和努尔斯坦等省。监测组的对话者解释说，仍然认定 Ai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QDi.006)目前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而基地组织核心的其他关键人员，诸如 Sayf-al Adl(QDi.001)或 Hamza al-Khalidi(未列名)目前位于阿富汗境外，但在该区域范围内。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及其与犯罪组织的联系

18. 阿富汗对话者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表的数字均显示，2016 年期间，罂粟的收成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题为《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的报告称，从 2015 年起，鸦片净种植面

⁴ 一个会员国向监测组解释说，过去两年来，阿富汗北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已经遭到削弱。该会员国称，该团体内部出现分裂，一些战斗人员叛逃到伊黎伊斯兰国，并在楠格哈尔省加入该团体。因此，根据监测组的这些对话者的评估结果，该团体目前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在阿富汗境外构成威胁。

积增加了 10%，而平均鸦片产量增加了 30%。⁵ 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到了 201 000 公顷，这是 2013 年以来的最大面积，也是 1994 年以来的第三大面积。⁶ 阿富汗和国际对话者称，赫尔曼德省的激烈战斗导致该省的罂粟种植略有下降。⁷ 然而，赫尔曼德省仍然是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面积为 80 273 公顷。⁸ 此外，由于各国北部的罂粟产量大幅增加，这弥补赫尔曼德省的生产量轻微下降之外还有余。例如，2016 年，巴德吉斯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增长了 184%。⁹

19. 除了种植面积增长之外，鸦片生产的农场交货总价值比 2015 年增长了 57%。¹⁰ 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强调指出，目前阿富汗的麻醉品生产中有 90% 以上位于塔利班控制区。因此，随着生产量和价值的显著增加，2016 年麻醉品贸易给塔利班带来的收入也大幅增加。这种收入增长也弥补了塔利班 2016 年从外部来源所得收入轻微下降的数额。

20. 阿富汗对话者向监测组报告说，塔利班现在直接参与阿富汗生产和出口的几乎所有海洛因的生产、加工和贩运，而不是简单地对这些活动进行征税。这意味着塔利班与以往相比，能够从鸦片和海洛因中获取更多的收入。监测组的对话者还解释说，一些军事行动很有可能是为了帮助贩运而设计的。

21. 2016 年，阿富汗禁毒部队专门袭击了加工实验室和其他贩运设施。共有 105 个塔利班控制和管理下的加工实验室被摧毁，共查获 500 吨毒品生产所需材料(鸦片、大麻和加工用化学品)。阿富汗官员称，塔利班的主要实验室集中在楠格哈尔、帕克蒂卡、法拉、霍斯特和赫尔曼德省。喀布尔地区还有大型的大麻生产实验室。阿富汗禁毒部队参与了针对贩运和生产设施的持续袭击。监测组的对话者称，阿富汗政府的禁毒部队能够使用阿富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的资产，也得到国际部队的大量支援，包括空中支援。

22. 一些会员国和阿富汗对话者称，通过巴基斯坦和印度洋的南部路线以及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路线仍然是贩运海洛因最重要的路线，分别贩运海洛因总产量的大约 50% 和 25%。大约 15% 通过塔吉克斯坦贩运。

23. 所有对话者都同意，塔利班参与国际麻醉品贸易仍然是塔利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监测组的一些对话者估计，来自毒品生产的收入总额每年达到 4 亿美元左右，而一个会员国则认为总额没有那么高。此外，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解释说，塔利班从非法矿产开采、税收、涉及移动通信和配电的敲诈勒索收入以及外部捐

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2016 年 12 月)，第 9 页。

⁶ 同上，第 11 页。

⁷ 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字，该省的种植面积与 2015 年相比下降了 7%。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第 15 页。

⁸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第 15 页。

⁹ 从 2015 年的 12 391 公顷增长到 2016 年的 35 234 公顷。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第 15 页。

¹⁰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阿富汗禁毒部，《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第 9 页。

款中获得了数亿美元收入。然而，监测组的对话者解释说，塔利班的收入数字估计总是基于一系列假设，因此容易偏高或偏低。一个会员国估计，塔利班每年从所有来源获得的总收入为 2.5 亿美元左右，其中麻醉品带来的收入约占 60%，税收/敲诈勒索和采矿是第二大收入来源。尽管如此，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均认为，即使有些资料似乎表明塔利班在 2016 年向阿富汗境外的捐助者募集捐款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塔利班也没有出现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

24. 监测组在 2014 年底以来的报告中一直在强调塔利班在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对阿富汗的商业采矿业务进行敲诈勒索的基础上获得的资产，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见 S/2015/79, 第 22-30 段; S/2015/648, 第 42-47 段; 和 S/2016/842, 第 49-54 段)。此外，监测组正在与阿富汗当局定期接触，阿富汗当局向监测组解释说，非法采矿活动产生的收入以及该国合法采矿业务遭到的敲诈勒索是政府长期关注的问题。虽然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指出，估计塔利班从这些活动中产生的收入数额是一项挑战，但显然这些数额是巨大的。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除了为塔利班创造收入之外，也给阿富汗政府造成了收入损失。因此，任何阻止塔利班从这一部门获得收入的能力的行动，将不仅有助于减少塔利班可动用的资产，还有助于确保减少政府的收入损失。由于塔利班需要将这些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运送到合法的国际市场上，在这一业务中支持塔利班的协助者特别容易出现在列出其姓名或其控制下协助开展这种非法贸易的实体名称的全球宣传材料上。列名将对他们在未来开展任何业务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5.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强调任何帮助塔利班创收的活动都可能属于安全理事会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2 段所概述列名标准的涵盖范围，并强调支持塔利班从事麻醉品贸易以及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贸易的塔利班协助者特别容易被列名。在同一封信中，委员会还将鼓励那些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按照本国法律和法规，提出这类协助者的姓名，供列入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

二. 和解

A.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伊斯兰党

26. 2017 年 2 月 3 日，伊斯兰党领导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姓名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删除。¹¹ 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称，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原计划于 2017 年 3 月初返回阿富汗，但他的返回延迟到了 2017 年 4 月底。¹² 阿富汗官员称，政府已经在喀布尔的 Bagrami 区和 Deh Sabz

¹¹ 安全理事会，新闻稿，“安全理事会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从其制裁名单中删除一个条目”，2017 年 2 月 3 日。可从下列网站上查阅：<https://www.un.org/press/en/2017/sc12705.doc.htm>。

¹² 一些地方和国际媒体报道了他的返回。例如，见 Tamim Hamid, “Hekmatyar’s return met with mixed reaction”, Tolo News, 2017 年 4 月 29 日; “Hekmatyar speaks publical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 years”, Tolo News, 2017 年 4 月 29 日; 以及 Pamela Constable, “The long-anticipated return of Afghan warlord Gulbuddin Hekmatyar is here”, 《华盛顿邮报》，2017 年 4 月 29 日。

区为希克马蒂亚尔批准了两个住地点。媒体报道概述了希克马蒂亚尔于 2017 年 5 月 4 日进入喀布尔。¹³

27. 阿富汗官员强调指出，政府正在制定阿富汗国家和平与和解战略，把希克马蒂亚尔的除名作为一个机会，以便提供战略指导和重塑职能，并在更广泛的和平与和解架构框架内减少高级和平委员会的结构。目前，高级和平委员会由 84 名成员组成，其中 54 名领薪水，其余 30 名作为荣誉成员获得提名。阿富汗官员还强调，喀布尔和省一级的大量技术和辅助人员也由政府支付薪水。

28. 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称，高级和平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在国家一级就和平进程达成共识，并为阿富汗人民创造和平空间，包括为此纳入社会各界。此外，高级和平委员会打算在解除武装、复员、向受害者进行宣传和释放囚犯等方面发挥中央监测作用。监测组的官方对话者强调指出，所有政府机构都将与高级和平委员会密切合作。对和平与和解的总体协调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对所有和平与和解活动进行监督，并支持高级和平委员会的各项努力。

B. 塔利班

29. 监测组的阿富汗对话者报告说，他们没有看到塔利班有实现和解的意向。虽然最近与伊斯兰党的和平协议以及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除名被视为一个模板，可以最终用于和塔利班进行谈判，但与塔利班实现和解的前景似乎很遥远，预期塔利班将在 2017 年设法进一步获取领土，这将使他们在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时能够占据有力地位。

三. 阿富汗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30. 阿富汗对话者和会员国称，2016 年期间，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试图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一些根据地，但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该团体已经被与国际空中支援密切合作的阿富汗和国际军事行动严重削弱。目前，该团体仅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楠格哈尔省的三个地区有大量人员。阿富汗对话者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与大多数阿富汗人并不相符，而且该团体总体上未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尤其是由于其严厉对待当地人民及其对伊斯兰教法的僵化观点。尽管如此，一些会员国以及阿富汗对话者仍然关切的是，该团体具有对阿富汗青年人进行激进化教育的能力。目前对该国的伊黎伊斯兰国实力的估计存在差异，一些对话者估计有 2 000 至 4 000 名战斗人员主要位于楠格哈尔省。不过，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都强调，这些战斗人员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两边来回移动，因此难以确定具体人数。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解释说，他们的情报显示，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维持有后勤和训练基地，在库纳尔省有支助设施。由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仍然受到持续的军事压力，目前驻扎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可能

¹³ “Hekmatyar returns to Kabul after 20 years in hiding”，半岛电视台，2017 年 5 月 4 日。

会试图前往阿富汗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等团体。然而在当前，监测组的对话者中没有人掌握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大批迁移到该地区的情报。一名阿富汗对话者向监测组报告说，2017 年 4 月初，在阿富汗和国际部队在楠格哈尔省的 Achin 和 Kot 两个区开展名为“Hamza 行动”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及在国际部队在该省实施空袭之前，该地区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约有 2 400 人，但随着战斗人员的伤亡和流离失所，这一数字随后减少。最近，阿富汗对话者估计楠格哈尔省目前的伊黎伊斯兰国兵力在 750 至 2 000 名战斗人员之间。

31. 阿富汗和国际官员称，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依然看起来装备齐全，资金充足，对话者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每月支付其战斗人员 200 至 500 美元：其中一些资金似乎是由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提供的。一个会员国报告说，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仍然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定期联络。这包括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向阿富汗每月转拨约 10 万美元。该会员国强调指出，虽然该团体在个人加入的初期阶段每月支付其战斗人员约 500 至 600 美元，但这样的薪水不能维持。高于塔利班战斗人员所收到的薪水的这种最初薪水是作为一个招募工具使用。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个人仍然留在该团体中，每月的工资就下降到约 200 美元，这也是塔利班战斗人员得到的平均工资。

32. 除了财政支持以外，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在过去几个月里越来越多地向其附属团体、包括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传达一系列期望。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希望其附属团体更加活跃，并要求他们发展独立供资的手段。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已经在阿富汗明确要求该团体努力向该国北部推进。然而，尽管过去三年来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北部做出了招募努力，但该团体没有能够在那里建立起一支可独立生存的战斗力量。尽管如此，该团体在那里开展的招募努力仍然是阿富汗北部邻国的关切。

33. 监测组的一名对话者解释说，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一个代表团于 2017 年 1 月访问了楠格哈尔省的伊黎伊斯兰国。尽管有关该代表团的详细情况仍然含糊不清，但这一情报表明该核心与该团体在阿富汗的存在之间保持着持续的联系。监测组的几名国际对话者强调指出，楠格哈尔省的伊黎伊斯兰国保持严格的通信纪律，定期控制其战斗人员的手机，检查他们与哪些人保持联系。

34. 尽管打击楠格哈尔省的伊黎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减少了其人数并削弱了其战斗能力，但该团体在遭受战场损失后已经能够重生，并在 2016 年 7 月发动了至少一次高调袭击，给哈扎拉族裔在喀布尔的一次游行造成大量生命损失。¹⁴ 监测组的对话者报告说，这次袭击是由一个名叫 Qari • Munib(未列名)的人领导的，他于 2017 年初在努尔斯坦省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这些对话者向监测组解释说，这次袭击是由以前忠于哈卡尼网络(TAe.012)的战斗人员实施的。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还声称对 2017 年 3 月 8 日喀布尔一家军用医院遭到的另

¹⁴ 例如，见“Kabul explosion: IS ‘claims attack on Hazara protest’”，BBC News，2016 年 7 月 23 日。

一次高调袭击负责，在这次袭击中据报有 50 人被打死，随后国际媒体报道了这次袭击事件。¹⁵

35. 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称，伊黎伊斯兰国在邻国巴基斯坦发动的袭击的行动方面似乎在某些情况下被外包给了其他团体，其中包括拉什卡-简戈维组织(QDe.096)。拉什卡-简戈维组织最初声称对 2016 年 10 月巴基斯坦奎达警察训练学院遭到的袭击负责，伊黎伊斯兰国后来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¹⁶ 2017 年 2 月 16 日，巴基斯坦南部的 Lal Shahbaz Qalandar Sufi 圣殿遭到袭击，70 多人遇难，这次袭击据报是由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的小分化团体自由人党实施的，伊黎伊斯兰国后来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¹⁷ 监测组的几个对话者强调指出，他们评估认为，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也与巴基斯坦激进的宗教学校有联系，而 Ganj 宗教学校(未列名)是最重要的。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36. 阿富汗对话者称，在阿富汗境内开展行动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情况保持不变。由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施加军事压力，以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开展行动的该国大多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已经逃到阿富汗。此外，阿富汗官员解释说，在 2016 年的战斗季节，看到一些说俄语的战斗人员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偶尔看到阿拉伯人在阿富汗境内被逮捕和击毙。然而，阿富汗官员强调指出，即使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被抓获，阿富汗部队也很难区分他们的国籍，特别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学会说普什图话，并且不会承认其原籍国。

37. 迄今没有迹象表明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已经大量返回或迁至阿富汗。不过，一名阿富汗对话者指出，一个 100 多人的群体在 2017 年 2 月初迁往阿富汗，另外一个最多 20 人的小群体到三月底到达。据信这两个群体都是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冲突地区迁往阿富汗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人数据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战斗季节高峰期间估计有 8 000 至 10 000 人，其余时间的人数减少。阿富汗政府对话者指出，根据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伤亡统计资料，超过四分之三是巴基斯坦国籍，其次是乌兹别克国籍。

38. 监测组的几名阿富汗和国际对话者称，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明显集中在阿富汗境内政府控制力减弱的地区。巴基斯坦于 2014 年在瓦济里斯坦地区开始的军事攻势“Zarb-e-Azb 行动”，导致许多有经验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阿富汗官员称，这一涌入潮的一个关键入境点是扎布尔省。在该

¹⁵ 例如，见“Over 30 dead in attack on military hospital in Kabul – defense ministry”，Russia Today，2017 年 3 月 8 日。

¹⁶ 例如，见 Andrew Marszal，“ISIL ‘took part’ in Quetta attack, says Pakistani terror group ally”，Telegraph，2016 年 10 月 26 日。

¹⁷ 例如，见“Blast hits Pakistan's Lal Shahbaz Qalandar Sufi shrine”，Al Jazeera，2017 年 2 月 17 日。

省，阿富汗政府的控制力仅限于一些地区行政中心以及连接坎大哈和扎布尔与该国北部的主要战略交通路线-1号高速路。阿富汗对话者称，扎布尔省被视为塔利班的战略要点，因为该省提供了在瓦齐里斯坦与乌鲁兹甘省和赫尔曼德省之间移动战斗人员的能力。此外，对扎布尔省重点地区的控制也使塔利班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能够不受阻碍地向关键的前线地区移动。阿富汗官员强调指出，向北进入加兹尼省存在第二个这样的走廊。

39. 阿富汗对话者在扎布尔省发现有一个发达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基地组织网络，为塔利班提供支助和专门援助。监测组的对话者强调指出，扎布尔省被塔利班视为提供安全庇护所和训练营的关键地区。这类训练营经常由各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特别是巴基斯坦人、乌兹别克人和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经营，他们根据各自的国籍分组。阿富汗官员报告说，约有 762 个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家庭生活在该省，其中仅仅在 Khak-e-Afghan 一个地区就有 715 个家庭。扎布尔省武装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总数在 1 200 至 2 500 人之间，而塔利班为 2 700 人。

40. 一些阿富汗和国际官员称，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正在与塔利班的指挥和控制紧密合作并在此之下开展行动，只是各个团体之间偶尔会出现摩擦。阿富汗安全官员称，主要原因是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群体得到的财政支持水平。这种财政支持使得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能够支付在当地租用住房和其他生活物品等大笔款项。这引起了扎布尔省塔利班领导层的关切，他们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居民由于经济依赖而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群体更加忠诚，甚至由于潜在的更大经济利益而更倾向于加入这些群体，而不是当地的塔利班。

五. 制裁执行情况

A. 旅行禁令

41. 与过去的报告¹⁸类似，监测组继续收到媒体报道，指称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名单所列人员旅行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媒体报道指出，这些名单所列人员的旅行与正在进行的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政府直接谈判的努力有关。虽然监测组没有收到某个会员国有可能违反旅行禁令的官方确认，但这些报道显示出，执行旅行禁令仍然是一个挑战。在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9 段和第 20 段中，概述了在名单所列人员为参加旨在支持和平与和解的会议而旅行被视为必要的情况下，与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有关的具体豁免程序。

42. 鉴于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媒体的报道持续指称名单所列人员的旅行问题，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强调指出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9 段和第 20 段规定的豁免程序可用于让名单所列人员参加旨在支持和平与和解的会议，并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积极利用这些程序。

¹⁸ 例如，见 S/2016/842，第 38 段。

B. 资产冻结

43. 阿富汗政府继续发展用于指导国家金融部门的国内、法律和监管制度。除了由阿富汗总检察长依照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以及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发布的长期有效的指示以外，¹⁹ 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现在也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冻结国内恐怖分子资产的程序准则。²⁰ 阿富汗官员向监测组概要指出，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目前致力于和阿富汗的几个安全机构建立更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渠道，以便扩大信息流动范围，超越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从金融机构收到的可疑交易报告中提供的财务信息。²¹

44. 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继续发放、管理并在必要时撤销阿富汗的货币服务提供者许可证。在这方面，在继续取得重大进展。目前，阿富汗所有地区的 909 家货币服务提供者都有有效的许可证，而 121 个许可证已经被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撤销。²² 监测组评估认为，该许可证制度将继续是管理金融部门这一方面的区域最佳做法。授予或撤销货币服务提供者的每个许可证概览对于阿富汗金融部门的国际对话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鉴于监测组继续收到会员国提供的信息，概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伊拉克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和阿富汗的伊黎伊斯兰国之间持续和定期的交易，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提供的信息在这方面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45. 因此，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阿富汗的货币服务提供者许可证制度，并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按照本国的法律和法规，鼓励其各自的金融机构积极利用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提供的关于在阿富汗经营的货币服务提供者的信息，履行有关阿富汗金融系统相关交易的财务尽职调查程序。

C. 武器禁运

1. 简易爆炸装置

46. 监测组了解到，在阿富汗设计或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方面没有重大变化。阿富汗和国际官员向监测组强调指出，由于塔利班采取了更传统的军事战术，塔利班

¹⁹ 同上，第 46 段。

²⁰ 见 www.fintraca.gov.af/assets/Guideline/Terrorist%20Assets%20Freezing%20Procedure.pdf。

²¹ 根据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 2016 年度报告，该组织在 2016 年收到了银行业机构的 438 份可疑交易报告。见 www.fintraca.gov.af/assets/Annual%20Report/FinTRACA_Annual%20Report_2016.pdf。

²² 有关按地区分列的许可证的完整概览，见 www.fintraca.gov.af/MSPsStatistics.html。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网站还允许下载所有有效许可证、被撤销的许可证和因为相应的货币服务提供者不再经营而不再有效的许可证的完整清单。根据阿富汗金融交易与报告分析中心网站上的资料，该组织在 2016 年向货币服务提供者共征收罚款 3 233 300 阿富汗尼，在 2017 年前几个月征收罚款 649 200 阿富汗尼。此外，该组织向该国的货币服务提供者发出了 55 封警告信。见 www.fintraca.gov.af/Enforcement.html。

在 2016 年使用这种装置的情况略有减少。²³ 此外，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预期，2016 年看到的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封锁道路等民用基础设施的做法(见 S/2016/842，第 55 段)在 2017 年可能会减少，因为据报，塔利班明白这种做法与其赢得当地人民“民心”的努力相违背。因此，这些对话者评估认为，塔利班很可能在当前的战斗季节主要将简易爆炸装置用于军事目的，诸如把阿富汗安全部队挡在领土之外，以及抑制供应线路和通行道路。

47. 2017 年初，据报在喀布尔上空看到越来越多商业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是私用还是其中一些可能与叛乱有关，至今尚未确定。监测组的国际对话者解释说，在 2016 年的战斗季节，塔利班主要使用这类无人机来拍摄宣传片。在伊拉克，伊斯兰国使用大量类似的无人机进行侦察以及向伊拉克部队投掷爆炸物，包括使用无人机组来达到目的。与在伊拉克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些对话者认为塔利班使用无人机的水平仍然相当不成熟。迄今为止，据了解，无人机还没有被用来向反对力量投掷炸药。

48. 鉴于塔利班在阿富汗使用商业无人机的情况，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所有会员国，强调指出这一新出现的趋势，并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根据本国法律和法规，向其实际地的相关业务利益攸关方强调这一风险，并鼓励在向阿富汗出口这类设备时加强尽职调查。

2. 武器和弹药

49. 监测组的所有对话者都解释说，向塔利班供应小武器和弹药一事似乎还在进行，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虽然难以产生关于此类用品的可靠统计数据，但监测组的对话者解释说，塔利班在上一个战斗季节的任何时候都没有遇到过这类用品短缺的情况。

六. 监测组的工作

A. 与会员国以及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的合作

50. 监测组持续地与阿富汗政府密切合作，并且已经开始安排 2017 年频繁访问该国的时间表。2016 年底，监测组参加了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委员会及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主席对该国的访问。在几次访问过程中，除了在各次国家访问及几次区域和国际情报事务会议期间获得的信息以外，监测组还为本报告收集了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资料。监测组还继续就塔利班运动和阿富汗局势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专家进行交流。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监测组在访问阿富汗期间与阿富汗分析人员和学者进行了交流。此外，监测组还与俄罗斯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的阿富汗问题学术专家进行了交流。

²³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报告说，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略有下降。不过，由于这种装置造成了 2 156 名平民死亡，这个数字仍然是“不可接受的水平”。见联阿援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阿富汗：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2016 年年度报告”(喀布尔，2017 年)，第 59 页。

B. 与区域组织的合作

51. 除了与阿富汗政府持续进行的合作，监测组继续与麦纳麦的海上联合部队第 150 联合特遣队(150 联合特遣队)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查明和分析塔利班参与毒品通过印度洋流出阿富汗的情况(同上，第 65 段)。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监测组参与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协调的正在进行的区域工作，其重点是打击源自阿富汗的毒品经印度洋流出。监测组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重点是与阿富汗和区域相关机构合作，以确定阿富汗生产海洛因的地区，这些地区生产的海洛因然后走私到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和亚洲。监测组的目标是确定旨在支持塔利班的大规模毒品贩运背后的个人和网络，并与会员国合作，目的是提出将这些个人和/或实体列入制裁名单的提议。

52. 监测组出席了 2016 年 10 月 28 日和 29 日在科伦坡举行的国家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区域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印度洋区域国家打击毒品贩运内政部长高级别会议。会议商定了经过讨论提出的一些行动要点，其中包括在起诉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探讨根据第 2255(2015)号决议制裁机制可能采取的列名办法，特别是对作为塔利班协助者的毒品贩运网络的嫌疑领导人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这类协助者特别容易受到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措施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频繁旅行并与合法经济相互联系，以便把毒品贸易的收益洗白。鼓励出席会议的印度洋国家和所有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与监测组密切合作。监测组还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主办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国执法机构、金融情报单位和财政部反洗钱问题专家区域会议做出了贡献，以便就中断该区域与毒品贩运有关的资金流动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监测组定期向委员会通报这一具体项目的进展情况。

53. 同样，监测组还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交流，以查明塔利班通过所谓的“北方路线”参与毒品流动的情况。监测组还与上海合作组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

C.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合作

54. 监测组继续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密切配合，并感谢联阿援助团在负责阿富汗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阿援助团团长山本忠通的领导下，在监测组访问该国过程中和访问之间定期向监测组提供的支助。此外，监测组继续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相关专家就阿富汗的毒品经济进行交流。

D. 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合作

55. 监测组还与国际刑警组织驻喀布尔的国家中央局建立了密集和频繁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定期促成威胁评估的交流和向监测组提供有关列名个人的官方资料。除了国家中心局，监测组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在法国里昂总部的各工作组和各部门密切合作。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纽约联络处和授权支持监测组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作，监测组还从国际刑警组织位于各成员国的国家中心局收到了有关列名个人和实体的资料。监测组还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举办的联合国区域制裁培训研讨会，以提高相关利益攸关方对第 1988(2011)号决议制裁制度的认识。

E. 促进公开辩论

56.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所载分析和提议提出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可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
